

花季雨季系列

太阳鸟

郁秀 著

《花季·雨季》作者郁秀第二部青春小说

我的留学 ○ 我的爱情 ○ 走过花季雨季 ○ 与太阳鸟一起飞翔 ○



海天出版社（中国·深圳）

太 阳 鸟

郁 秀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太阳鸟 / 郁秀著. —深圳:海天出版社, 2015. 4
(花季雨季系列)
ISBN 978-7-5507-1302-4

I. ①太… II. ①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35128号

太 阳 鸟

Taiyangniao

出 品 人: 陈新亮
出版策划: 于 辉
赵同敏
责任编辑: 谢 芳
蒋鸿雁
责任技编: 梁立新
责任校对: 袁 红
装帧设计: 李松璋

出版发行: 海天出版社
地 址: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(518033)
网 址: www.htph.com.cn
订购电话: 0755-83460293(批发) 83460397(邮购)
排版制作: 深圳市思成致远创意文化有限公司 0755-82537697
印 刷: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: 21.75
字 数: 345千
版 次: 2015年04月第1版
印 次: 2015年04月第1次
定 价: 32.0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刷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《诗》曰：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，宅殷土茫茫。”玄鸟即太阳鸟。

我们都是太阳鸟的子孙。

年复一年，一群群年轻的太阳鸟飞越重洋，肩负着故土的期望……

——作者题记

引 子

天舒站在图书馆那面宽大的墙前，凝视着荣誉榜上父亲的名字。

当年的公费留学生非常刻苦努力，父亲就是其中很典型的一个。他珍惜难得的出国深造的机会，敏而好学，勤于思考。他相信心是灵物，小用小成，大用大成，活用则至神。果然，父亲以骄人的成绩成了明星学生，他的博士论文被S大学评为当年最佳论文。天舒希望有一天，这块荣誉榜上，也能有她陈天舒的名字。父女同登一榜，在校史上留下一段佳话。

天舒从图书馆出来，坐在图书馆前的木头长椅上等杨一看电影，说是看什么老片子《泰坦尼克号》，天舒不感兴趣，只是杨一请她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二月初的北加州，雨后的晴天，湛蓝到几乎透明的天空，几朵白云单纯天真地飘着，纯净的空气里掠过几缕清风，嫩绿的草坪上几只松鼠东张西望，更有一些快乐的美国青年嬉闹而过。

这是她来美国读书六个月来最轻松的一刻，没想到这一刻对她感情世界的影响是那么的巨大和深刻。

图书馆前有许多的大树，一棵，两棵……整齐又茂盛。天舒想，当年父亲是在哪一棵树下看书呀？这棵还是那棵？

天舒一直觉得这就是命运的循环——二十年前父亲留学S大学，二十年后她也留学S大学，而且这一年正值她双十年华。她常常触景生情：这条小路父亲一定走过，两旁的草木依然葳蕤；这位颤巍巍的老先生可能教过父亲，不过那时他还风华正茂……天舒仿佛在寻找父亲当年的足迹。半年时间一晃而过，这一天，似乎验证了她的寻找。

杨一来了，带来了大森，还带来了一位新朋友——苏锐。

苏锐背朝着太阳站着，天舒用手挡住额头看他，仿佛在致军礼。

灿烂的阳光后面是一张年轻精神的脸，脸部线条像斧削出来的锐利，眼神却有些忧郁，一种有些伤感又高贵的忧郁。苏锐往旁边移了移，显然看出天舒的晃眼。

“你好，天舒。”

“你好，苏锐。”

他笑了，脸上的忧郁一扫而光。

天舒后来回想起来，她一生的许多决定都与那个忧郁的眼神有关。那忧郁是什么？她不知道。而她却知道，从那一刻起，她喜欢上了苏锐。仿佛那时就注定了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故事。

目 录

引 子 / 1

第一章

- 1 三个表姐妹 / 1
- 2 从小是个乖孩子 / 4
- 3 “寄托”的一代 / 8
- 4 与父亲成了校友 / 11
- 5 小资产阶级情调 / 15

第二章

- 1 全是我们的人 / 19
- 2 小小联合国 / 23
- 3 实验室里的中国人 / 26
- 4 天天午餐会 / 29
- 5 ABC 学生 Tim / 33

第三章

- 1 认识才女杨一 / 38
- 2 逗你们玩的 / 41
- 3 盐为百味之将 / 45
- 4 留下还是回国 / 48

- 5 第一次见到他 / 50

- 6 室友都知道了 / 53

第四章

- 1 世界大同指日可待 / 58
- 2 团结在你的领导下 / 63
- 3 谈婚论嫁好不热闹 / 66
- 4 你得去看心理医生 / 69

第五章

- 1 房东一家亲 / 75
- 2 来美国收牙齿 / 79
- 3 三个美国教授 / 81
- 4 中美教育差异 / 86

第六章

- 1 这不就是大森吗 / 90
- 2 一事能狂便少年 / 94
- 3 我应该读书了 / 97
- 4 姐弟相聚美国 / 100
- 5 失业的日子里 / 102

5 越读博士越不是 / 172

第十一章

- 1 恋爱的季节 / 176
- 2 爱情有点悲壮 / 180
- 3 她有哥哥吗 / 184
- 4 像只委屈的小猫 / 187

第十二章

- 1 最后一个傻瓜 / 192
- 2 贫贱夫妻百事哀 / 195
- 3 默背《百忍歌》 / 198
- 4 爱情全面撤退 / 203

第十三章

- 1 坚守在实验室 / 207
- 2 到底是谁的错 / 211
- 3 突然她很想家 / 214

第十四章

- 1 容易受伤的男人 / 220
- 2 什么感觉也没有 / 224

第七章

- 1 真想上美国中学 / 107
- 2 上帝开了个玩笑 / 112
- 3 相爱容易相处难 / 117
- 4 第一与第二的区别 / 121

第八章

- 1 和我交往好吗 / 126
- 2 如此金枝玉叶 / 130
- 3 拜金主义者 / 134

第九章

- 1 秋天的诉说 / 140
- 2 第一次分手 / 144
- 3 我是为了母亲 / 150

第十章

- 1 那张永远的笑脸 / 155
- 2 断肠人在天涯 / 160
- 3 有家属自远方来 / 165
- 4 待小僧伸伸脚 / 169

- 3 沉重的午餐 / 226
- 4 不想再看见他 / 230

第十五章

- 1 哪点让他不满意 / 234
- 2 你根本就不知道 / 237
- 3 不见不散老地方 / 241
- 4 世界上最大的爱 / 244

第十六章

- 1 容易得也容易失 / 249
- 2 我俩的磁场不合 / 254
- 3 爱情产生于瞬间 / 257
- 4 胃的上面才是心 / 259

第十七章

- 1 为何要到这田地 / 266
- 2 四年后我来娶你 / 270
- 3 美丽宁静的中部 / 272
- 4 爱就爱他一辈子 / 276

第十八章

- 1 挑货的人才买货 / 281
- 2 你打击不了我 / 285
- 3 方顶帽与三部曲 / 289
- 4 为了发展而回国 / 292
- 5 不知深浅勿下水 / 295

第十九章

- 1 我一直在等你 / 300
- 2 厉害的回马枪 / 304
- 3 我希望是你 / 307

第二十章

- 1 这就是幸福 / 311
- 2 真是百感交集 / 315
- 3 总是失之交臂 / 318
- 4 晴天一个霹雳 / 321
- 5 你是我的未来 / 325

尾 声 / 330

后 记 / 333

第一章

八十年代的出国人员流行过这么一句话：“寻找失去的自我。”这句话说得还是很有水平的，首先肯定是有自我的，只不过失去了，现在要把它寻回。我想，他们是否寻到，现在应该是很清楚的了。可对我而言，甚至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，出国留学只是一件相当自然的事，就像上完一年级该上二年级一样。

—— 陈天舒

1 三个表姐妹

十七岁前没有动人的故事。天舒记不起什么很深刻的事情了。记忆只因隔着岁月相望，那份遥远才变得美丽。人家说前十七年决定人的一生，想想自己前十七年的记忆如此单薄，她有些遗憾。

外公有三个女儿：妈妈招弟、二姨引弟和三姨来弟。即便如此，那个“弟弟”还是没有“招引来”，而三个女儿又给外公生了三个外孙女——阿晴、天舒和晶晶。

外公像是不喜欢所有的外孙女们，可惜他没有外孙子可以喜欢。

母亲招弟排行老大，却给外公生了第二个外孙女天舒，而且天舒比二姨引弟的女儿阿晴小了六岁。小时的天舒，对此大有吃亏的感觉。如果不是因为母亲结婚晚，她理应是长外孙女。她想做老大，可以管着妹妹们，就像阿晴表姐常管着她一样。到小学毕业，天舒的心理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：她再也不喜欢长大了，她觉得还是做小的比较好。

母亲晚婚与外公有关。外公一直不同意母亲的婚事，最后同意也是因为母亲年纪大了。

母亲结婚时近三十岁了。外公不喜欢父亲有两个原因：一、父亲是山东人。外公不喜欢北方人，可怕的是外公把广东以北都列为北方，那他要不喜欢多少人啊；二、父亲出身不好。外公不希望母亲和母亲的后代因为家庭出身再受苦。

阿晴没有父亲，从小与母亲引弟寄居在外公外婆家。她对外公外婆的言行举止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私下里曾对天舒议论过，最后的评语是：外公对外小心翼翼，外婆对内飞扬跋扈。天舒把阿晴对外公外婆的评语转告母亲。母亲听了，说，阿晴此话差矣，长辈终究是长辈，不要乱加评论。母亲的话外之音，像是有些默许。

天舒只记得在她很小的时候，外公早上一定要听一部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，音量调得低低的，整个头凑过去，有时索性把小收音机放在耳边，听一些香港新闻，脸上的表情紧张又慎重。这样一直维持到内地的气氛相当的松弛，香港的电视、广播已经公开于广东及沿海地区。这以后，外公根本就不听新闻了，只听些天气预报。

阿晴说，外公本来就不是关心政治的小男人，以前也不是关心，根本就是担心嘛。母亲说，阿晴这句话倒是真的。

不担心的日子，外公像是反而过不惯了。不久，外公就去世了。那年，天舒七岁，阿晴十三岁，晶晶三岁。

至于外婆，干干瘦瘦，颧骨很高，典型的广东女人。外婆像铁，阿晴如钢，两人不时摩擦出火花。不管是热战还是冷战，女人和女人之间的矛盾，又能深刻到哪里去？想必都是女人的小心眼，小事变大事。

二姨引弟终日不说话，像个深宫的怨妇。三姨来弟则是继承了外公的嗜好，爱听收音机，当然不再是先前的小半导体收音机。不过她不听新闻，而是热衷于电台的热线电话，小老百姓可以直接介入“党的喉舌”，发表意见、聊天、点歌，三姨牵着长长的电话线耐心地等待着，一旦打通了，受宠若惊，第一句话是：“喂，是我吗？是同我讲话吗？”最后点了首歌，说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，似乎她多博爱一样。阿晴听了都心酸，三姨平时在家可没有这么好脾气。

三姨的嗜好坚持到她出嫁，嫁人后就不打热线电话了，只是打电话

给丈夫。三姨夫是个生意人，有钱。三姨每天打电话到办公室以慰问为名，做些监督工作。

外婆说过她们表姐妹三人，最聪明的是天舒。天舒觉得不然，她只是最会读书的那一个，阿晴表姐和晶晶表妹都比她聪明。

小时候，晶晶与天舒玩捉迷藏，天舒常常大伤脑筋。不是找不到晶晶，而是太容易找到了。晶晶只知道藏在桌子底下，也只知道到桌子底下找别人。每次在桌子底下捉到她，晶晶就说：“姐姐好厉害呀，一下子就找到我了。”天舒索然无趣：“你就不能换个地方藏吗？”晶晶却说：“我担心换了地方，你找不到呀。”捉迷藏是小事，聪明人能在这种小事上就随便显露智慧吗？

晶晶父母对她进行的是刺激性教育。考60分奖一百元，考80分奖二百元，考100分奖五百元，写一篇额外作文，奖五十元。晶晶常把那些额外作文转手给别的小朋友，从中赚了点批零差价。

晶晶极有爱心，对她家的狗也关怀备至。有一次，晶晶就赏了它一瓶马爹利，那狗大醉了三天。晶晶十分孝敬父母，为了给父母少添麻烦，寒暑假常常不请自到天舒家，祸水流入他人田。

而表姐阿晴则是个尤物加鬼精灵。天舒有时与母亲周末回外婆家，她多是找表姐玩。大人聊天，天舒有时会插嘴，母亲就说：“大人的事，小孩子少管。”阿晴则是边玩边竖起耳朵听大人谈话，句句入耳，字字在心。

阿晴比天舒大六岁，六年的差异对人生的前三十年就是时代的区别。当天舒是一个儿童时，阿晴已是少年；当天舒是少年了，阿晴又是青年。就是这么的永远追不上。天舒还在大院的篱笆下用泥土堆一个很高的城堡，并以此为荣时，阿晴已经知道自己身体的变化而羞答答了。

天舒十三四岁时，发育得不怎么好，用手护着胸，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会掉下什么。而那时的阿晴，妩媚的狐狸脸，身体前凸后翘。别人都说她美。刚刚开始发育的天舒是体验不到这种美的，且为表姐深感惋惜：替表姐的狐狸脸遗憾，她认定圆圆的娃娃脸好看；更为表姐的丰乳肥臀害羞，觉得出卖了女人的含蓄美。

渐渐发育成熟，也渐渐见了世面，尤其那个健胸器材——“做女人‘挺’好”“女人有‘曲折’，人‘身’更精彩”的广告词铺天盖地时，天舒体会到了其中的妙不可言。

阿晴常常带天舒去逛街。一次，阿晴看上了一件粉红色的连衣裙。对于这种有些俗气的、扬长而不避短的色调，阿晴试穿上，也能让人眼前一亮。卖衣服的老板娘说，这衣服好像就是为你定做的。当然，卖衣服的老板娘都会这么说。老板娘又加了一句：“你穿什么衣服都好看！”这是由衷之言。回家后，天舒将老板娘的话重复给母亲听，母亲抿着嘴说，是啊，阿晴穿什么衣服都好看，不穿衣服更好看。说罢，母亲自己偷笑了。天舒仿佛窥测出什么苗头，傻傻地跟着笑。天舒一直认为母亲是个大智慧的女人，三言两语就能概括出事物的本质。

阿晴在天舒她们还是一群丑小鸭时，就已经是一只白天鹅了。有人曾经说过，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。其实，这句话形容阿晴也是合适的，她就像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。接着，天舒对表姐的美绝对崇拜起来。她的同学、朋友赞叹阿晴的美貌，天舒就当成对自己的赞美一般，忘乎所以。有一个同学说：“阿晴她是怎么长的啊？”天舒竟回答：“哪里，哪里。”

高中时，她曾喜欢班上一个很酷的男孩。这个男孩很受女孩欢迎。为了吸引他的注意，天舒竟有意无意地告诉该男孩：“我的表姐长得可漂亮了。”只有十六岁天真无邪的年纪才会说出这种可爱的傻话。

当然这种崇拜也没维系太久。天舒把对表姐的认识作为自己成长的标识。“阿晴，人一个。”天舒长大后说。

2 从小是个乖孩子

天舒见过父母的结婚合影，像是两个志同道合的五四青年。天舒成长背景正常。父母恩爱与否不知道。因为母亲有一次抱怨说，她和父亲恋爱那阵子，每次在外面吃饭，父亲一定抢着去排队，让母亲先坐下。

“结婚后全变了，在外面吃饭，你爸自己先找位置坐下，剩下全是你妈妈的事了。”母亲这样说。

父亲则说母亲太爱逛商店了，他进去超过十分钟，头一定昏。母亲也不一定要买什么，有时根本就不买，看看、摸摸，感觉就很好。父亲显然理解不了女人的这种感觉，说：“不买，你看什么呀。口袋里明明没钱，

还很大胆地跟人家讨价还价，折腾一番后，又不买，走掉了。”后来父母逛街通常这样：到了商店门口，父亲就对天舒和母亲说：“你们进去逛，我在外面等你们。”有的时候，父亲连等的耐心也没有，说：“你们进去逛，我站在外面等你们。”父亲故意把“站”字讲得很响，言下之意很明白——记住，我可是站着等，你们可得快点儿。

家里气氛既不民主宽松，也不专制压抑。也就那样。

父亲在研究所工作，是一个本分的知识分子，热爱知识，“文革”当中，也偷偷地学习。历史和良知告诉他，中国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，总有一天需要知识。果然，改革开放后，父亲凭着过硬的专业知识，作为“文革”后最早一批的留学生公派留美，几年后学成归国。

八十年代初，关于留学生在外获得成功又毅然回国的报道层出不穷。父亲所里另一个公派留学人员老张，回国后十分风光，晚报专访，就写他“毅然放弃国外的别墅、轿车、高达三万的年薪，回来报效祖国”，结果评了先进个人，又提为研究员。

许多年过去，中国对美国已经不再陌生，那些令人艳羡的故事也逐渐销声匿迹了。

什么叫别墅？中国人眼中的一幢房子，美国几乎人人有；轿车，美国没有车就好像没有脚；至于三万元左右的年薪，在美国只能算是温饱有了保障。

父亲回国，对外对内口径一致，年纪大了，孩子又小，再说毕竟是单位派出去的，能说不回来就不回来吗？

当时父亲那批留学生还不允许家属“陪读”。比父亲晚一些留学的父亲同事，携家带眷，回来的就少了。等二十年后，天舒到美国遇见父亲同事的女儿时，两个年轻姑娘只能用英语交谈了。天舒想：如果父亲当年留在美国，我也就變得跟她一样成了半洋鬼子了。当然这是一种假设。

天舒曾经问过父亲，有没有后悔回国？父亲说，有得有失吧。谈物质生活当然是美国好啦，但是一个中国人要获得归属感、成就感，还是应该回国。他在国内可以感受自己的存在，能够为身边的环境带来一些变化。而且在一块土地上出生成长的人，应该对这块土地注入一份关心、负起一份责任。

有一年春节，所里发苹果，父亲比别人多了一倍。父亲以为搞错了，人家说，这是从今年开始给归国人员增加的福利。父亲回家说：“回国这么久了，早不把自己当归国人员了，可人家还记得。”这么一点关心，却让父亲感动了许多。

父亲勤勤恳恳地工作，将自己的事业推向一个又一个的高峰。

父亲总是在工作，一次电视里报道某位科学家废寝忘食地工作，夜夜睡在办公室里。父亲听了，笑着嘟囔了一声：“他就睡在办公室呀，那我还没他努力啊。”母亲听了，愤愤地说：“你少了人家的前一句话——妻子去世后，我就睡在办公室里！”

母亲是医生，中医。母亲十分推崇中医，她很霸道地说：“中医把人当人看，西医把人当动物来看。”中医当久了，母亲讲话都是判断句。西医还会先询问再判断，中医看看气色、把把脉，往往问也不问就下了判断。母亲的句型常是：“你要……”“你应该……”母亲是个禀赋极高的女人，以她的智慧足以成就丰功伟业，可惜没有，而且也不可能了。天舒常为母亲不平。

天舒上学早，五岁上小学。不是父母对她智力开发得早，实在是没人管孩子，就把天舒早早地送到学校交给老师管。

天舒的整个童年乃至少年都是平淡无奇的，唯一的深刻印象是她才读小学一年级就会背诵《水调歌头·游泳》。这让她在几次特定的场合出了一点风头。当小朋友们在背“床前明月光”和“鹅、鹅、鹅”时，天舒脱口而出：“才饮长沙水，又食武昌鱼。万里长江横渡，极目楚天舒。不管风吹浪打，胜似闲庭信步，今日得宽余。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！风樯动，龟蛇静，起宏图。一桥飞架南北，天堑变通途。更立西江石壁，截断巫山云雨，高峡出平湖。神女应无恙，当惊世界殊。”小朋友们目瞪口呆，老师也刮目相看。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她的名字就取自此词，父母从小就教她。天舒对自己的名字很满意，她常说母亲和阿姨们的名字可笑，什么招弟引弟来弟，哈哈，俗不可耐，好玩。

中小学出色的学生有两种：一种是学习成绩优秀的，另一种则是文体出众的。

天舒在读书上从未叫父母操心过，偶尔也参加文体表演。小学四年级时参加广州市国庆游行，由于她长得比较高，被选去跳狮子舞。她兴奋地告诉父母，国庆节一定要去看，第七排右起第三只狮子就是她。

父母带着表姐阿晴去看了。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经过广场，鲜花队伍、鼓乐队伍、彩车队伍都过去了，才轮到狮子队。

上百只活灵活现、金光闪闪的小狮子在锣鼓喧天声中，左蹦蹦，右跳跳。父亲连忙问母亲，哪一只下面装着咱们家天舒呀？母亲说，我正在找呀。正说间，狮子队已经过去了。晚上，天舒红光满面地回家，问父母：“你们今天看见我了吗？”母亲立刻说：“看见了，就你舞得最好。”天舒咧着嘴笑：“我们老师也是这么说的，那你们知道我是舞头还是舞尾的？”父母对视，天舒还在咧着嘴笑：“告诉你们吧，我是舞头的。老师说了，舞得好的同学才能舞头。”

母亲说：“搞了半天，天舒只舞了半只狮子。还挺兴奋的。”

阿晴说：“在太阳底下晒了一天，连张脸也没亮亮，还只舞半只狮子，就高兴成这样，天舒真是天真。”

父亲说：“孩子们的天真就在于此。你说哪个成年人会这样？这样也好，这种孩子单纯，好养。”

天舒总的来说，算得上是一个好学生好孩子，要知道中国人对女孩子的要求有多严！尊重师长、团结同学、成绩优异、待人礼貌，这些都是她成绩单上常见的评语，可以说，她没有让父母操过什么心。

上学的时候，常听同学说“我和我们家老子大吵了一架”，口气中溢出的是一种光荣。现在流行“新新人类”，要酷，要反叛，要特别，要有个性，什么“男孩不坏，女孩不爱”，什么“好女孩上天堂，坏女孩走四方”；再不就是说坏小孩将来都有出息，而“表现佳”的孩子，将来最多做个银行职员；还说西方的孩子都这样。真的吗？现在的风气下，“乖小孩”倒成了另类，与时代唱了反调。天舒觉得她这个“乖小孩”走得也挺顺，没有什么不好的，更不觉得泯灭了个性，你们都不乖，她乖，这就是一种个性。父母对她算是满意，会读书也听话，笑口常开，不满意的都是一些小枝小节，无伤大雅。比如，天舒只知道开灯，从来不知道关灯，母亲常常跟在后面关灯，嘴里喊：“等你以后成家了，我到你们家第一件事，就是把你们家的灯一个个都打开。”

父母对她满意的另一个原因是，她不给家里惹事，即使在容易反叛的青春期。当然天舒也有过不顺从，只不过全是“心理活动”，没有机会发作出来，等到她过了青春期，又觉得没什么可发作的了。她小时候在垃

圾箱里捡到一只小猫，抱回家想养，母亲斩钉截铁地拒绝了：“养什么猫啊，我们养你都困难。”说完，就要丢回垃圾箱。这让天舒很伤心，换了其他“新新人类”，可能早在地上打滚了，天舒只在地上跳了两跳，母亲仍然不理她，她也就作罢。

3 “寄托”的一代

中国的教育是累积性的教育，万丈高楼平地起。天舒觉得自己到现在为止只做了一件事，那就是读书，自发自觉地读书。有一次，母亲见她太努力了，说了一句：“你也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适当时候也要放松一下。”天舒并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，只是觉得父母不可能说出这话。当时听完，第一反应竟然是——我是不是得了什么绝症？我是不是快死了？要不然，父母怎么会叫我放松呢？

一次，母亲的病人来家做客，对母亲说，你女儿真是不错，书读得好，人也是眉清目秀。天舒听了，暗喜，刚想进房间照照自己是如何的眉清目秀，母亲说话了：“天舒这个孩子，漂亮倒还谈不上，会读书倒是真的。”

高考那年，面对报名表，她极漫不经心地向母亲投出一句话：“哪所大学最远？”母亲也极随意地丢来一句话：“哈佛最远。”之后，大家都笑笑。后来，天舒报了中山大学，准确地说，是在父母的引导下报了这所离家最近的学校。报的是生化专业。那年计算机专业和生化专业都很热，都说二十一世纪是信息的时代，是生命科学的时代。

天舒的大学生活与中学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差别。还是在同一座城市，还是住在家里，同样的读书考试……唯一不同的是：中学生拍拖有人管，老师、家长都阻止；大学生就没人管了，不拍拖反而让人觉得不正常。高三与大一只差一年，拍拖的后果就有了天壤之别。

大学时代流行两件事：一件是“拍拖”，另一件是“考托”。

大概大二的时候，周围所有的同学都在考TOEFL和GRE，同学小安每天都在学英语，看英语电影、听英语广播、读英语小说，学英语学到将中文彻底遗忘。有一次天舒与小安到小安男朋友宿舍，上楼前要先登记。